

赵涵先生与泉州南音



中国南音学会

二〇〇二年九月一日



中國南音學會會長趙風

南音是一部活的中國
音樂史，以樂器、律制各
方面都可以追溯到晉唐
時代，故而繼承、保存它，
是造福子孫萬代的事。
趙瀾

南音是一部活的中國音樂史，從樂器、律製各方面
都可以追溯到晉唐時代，故而繼承、保存它，是造福子
孫萬代的事。

八三年暮春 趙瀾

目 錄

題詞.....	趙 瀾
趙瀾先生與泉州南音.....	中國南音學會 (1)
南音——民族的藝術瑰寶 (附一)	王今生 (5)
應該把南音的學術研究很好地開展起來 (附二)	趙 瀾 (7)
在南音學術座談會閉幕式的講話 (附三)	趙 瀾 (10)
中國南音學會第一屆理事會成員名單 (附四)	(12)
爲什麼要建立“南音學” (附五)	趙 瀾 (13)
博覽以精閱 憑情以會通 (附六)	趙 瀾 (15)
中國南音學會第二屆學術研討會開幕詞 (附七)	趙 瀾 (17)
與會專家學者論文要目 (附八)	(20)
《南音名曲選》序 (附九)	趙 瀾 (22)

趙淪先生與泉州南音

中國南音學會

二零零二年九月一日是音樂教育家、音樂評論家和文化活動家趙淪先生逝世一周年紀念日。趙淪是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歷任教育部藝術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央音樂學院黨委書記、院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藝術學科評議組召集人，中國音協副主席，作為新中國音樂教育事業的開拓者，趙淪先生一生與音樂為伴，以音樂教育為天職，在新中國音樂教育戰綫上辛勤耕耘幾十載，投入了畢生的心血和汗水，為國家培養了數以千計的音樂專業人才，為國民音樂教育的普及和推廣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趙淪先生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生於河南開封。父親是個正直的律師。青年時期的趙淪，思想進步，向往光明，在開封建華藝術專科學校就讀時，趙淪因幫助身為共產黨員的老師逃脫反動當局的抓捕而失學。1939年，歷經周折，趙淪與一批革命音樂工作者組織了“新音樂社”，創辦了《新音樂》月刊。在這個月刊上趙淪譯配了很多蘇聯歌曲，如《喀秋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夜鶯曲》、《假如明天戰爭》等，在當時廣為流傳。1946年因“李公僕、聞一多事件”，趙淪被派往香港，1947年與馬思聰、李凌在香港創辦了中華音樂院并任副院

長，同時在廣州市立藝專音樂系任教授，來往於香港、廣州兩地授課。1948年初，趙淩在新加坡創辦了中華藝術專科學校，任校長、教授。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趙淩出席第一屆青年代表大會被選為全國委員。1950年至1990年，趙淩歷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計劃委員、中央宣傳部科學衛生處處長、文化部辦公廳主任、文化部黨組秘書兼計劃財務司司長、藝術局局長、對外文化聯絡司司長、音樂出版社董事長、社長，中央音樂學院黨委書記、院長，中央歌劇舞劇院院長、中國音樂家協會顧問、中央音樂學院名譽院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召集人、《人民音樂》主編等職務。趙淩先生一生著述頗豐，出版的譯著有《和聲學初步》、《曲調與對位》、《貝多芬和他的九個交響樂》等。多年來，在各種報刊發表學術論文、音樂評論、聽樂雜感等約百余篇，著有《音樂與音樂家》、《趙淩文集》論文集。

趙淩先生與泉州結緣是在1983年。當時，聯合國教科文“國際音樂理事會”經過了四年討論，決定要編輯一部世界新音樂史，名為《在人類生活中的音樂》（十卷），其中預計有兩卷是關於亞洲太平洋地區的，主要是以中國為主，因為，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許多國家的音樂，要追根尋柢，都要到中國來，比如緬甸、越南、朝鮮、日本等國。中華音樂與日本音樂、高麗音樂、琉球音樂等的關係，用現代民族音樂學常用的說法，就是主文化群和亞文化群的關係，是主干與分支的關係。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委員會和中國音樂家協會的委托，趙淩先生主持了這一工作。因為這個緣故，1983年5月，趙老特地來泉州考察南音，從此與泉州與泉州南音結下了不解之緣。在泉州期間，趙淩聽取了原泉州市委副書記王今生的介紹（附一：《南音——民族的藝

術瑰寶》) 并出席了南音晚會，題下“南音是一部活的中國音樂史，從樂器、律制各方面都可以追溯到晉唐時代，故而繼承、保存它，是造福子孫萬代的事。” 1984年2月，“南音學術座談會”在泉州舉行，趙淪從北京專程來泉主持會議并於會中倡議籌建中國南音學會（附二：《趙淪先生講話》、附三：《在南音學術座談會閉幕式的講話》）。經主管部門批准，1985年6月4日，中國南音學會在泉州成立，聘請陳丕顯、彭冲為名譽會長，葉飛、洪絲絲、莊明理為名譽顧問，趙淪被推選為會長（附四：《中國南音學會第一屆理事會成員名單》）。趙淪先生撰寫了《為什麼要建立“南音學”》一文（附五）。1985年趙淪先生來泉州又寫下《博覽以精閱、憑情以會通》（附六）。

1991年10月14日，第二屆南音學術會在泉州召開，趙淪以75高齡來泉主持會議并致《開幕詞》（附七），在會上，趙淪先生聞知南音進入泉州中小學課堂的消息，非常高興。他說：“我應國家教育部之聘，負責中小學民族音樂的推廣，今天聞知泉州把南音編為補充教材，進入中小學課堂，而且已組織了兩年的教學和比賽，希望堅持不懈”。可以告慰趙老的是，南音進入中小學音樂教學課堂在泉州至今堅持十三年，已經生根發芽。南音藝術在青少年中的薪火傳承，為泉州南音藝術事業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在南音學會籌備和成立期間，錄制了南音譜十三套，多次進行學術交流活動，與會專家學者趙宋光、黃翔鵬、陳應時、楊匡民、李西安、章鳴、何昌林、魯松齡、流沙、牛龍菲、周吉、李石根、李健正、蔣咏荷、王耀華、周暢、陳威等寫下南音論文和資料史料（附八：《與會專家學者論文要目》）。光從這批論文

資料的論題和作者，也可以窺見其學術份量。

國際著名漢學家、英國牛津大學教授龍彼得先生論文《被遺忘的文獻》及所輯《明刊閩南戲曲弦管選本三種》等對泉州南音、戲曲的無私奉獻。去年，他以八十一高齡還對泉州傀儡《目連》十一種抄本的勘正，並以《泉腔目連救母》之名於2001年11月在臺北出版，其治學嚴謹的學風躍然於該書《導言》而成爲他壓卷遺作（龍彼得教授於2002年5月22日逝世）。

而趙淩先生在病中，還堅持爲《南音名曲選》作序（附九：《南音名曲選·序》）由此可見，趙淩等國內外專家、學者都爲泉州的歷史、文化、音樂、戲曲研究貢獻了畢生精力，薪火長明，永照人間。

泉州有句俗語，叫做“佛去才知佛‘聖’”，趙淩先生雖然逝世了，但他具有沉甸甸學術價值的論述南音的學術論文和權威論斷還在。這也算是趙淩先生與泉州結緣，留給泉州人民的寶貴遺產罷。

（執筆：中國南音學會會員 泉州市文聯主席 陳日升）

2002年8月

附一

南音——民族的藝術瑰寶

王今生

南音又名南樂，閩南一帶俗稱洞管、弦管，是我們中華民族古典音樂的一枝奇葩，國之瑰寶。

1960年，我回泉州工作時，曾向省文化局局長陳虹建議，建立南音專業團體，為民族音樂的推陳出新建立基地。陳虹同意了，並命名為“泉州民間樂團”。樂團成立後，即由省、市聯合創辦訓練班，幾年中培養了一批演唱人員。目前泉州的南音骨幹，相當部分是這時培訓出來的。

十年動亂時，樂團成為批判的對象，我蒙難，樂團也被解散了。粉碎“四人幫”後，雖然樂團再度恢復了活動，但泉州南音事業的損失却是無法彌補的。

近幾年來，國內有識之士和海外僑胞、華裔南音愛好者及熱心人士，倡議舉辦了東南亞南音大會唱；泉州也舉行過三次南音會唱。這些活動，引起國內外，尤其是國際音樂界的注目，南音被譽為“世界上最偉大的音樂”。美國知名音樂家福它納斯說：“即使到了這個世紀，歐洲現代的音樂還是無法和它相比；這種音樂也比任何當代樂曲更加現代化。”而這一“偉大的音樂”，目前仍完整地保存在歷史文化名城泉州。

1984年，泉州市委召開一次座談會，到會的學者、專家和海內外的南音界人士把南音喻為中國音樂史的活化石。不少專家指出，南音是我國音樂文化的堆積層，對研究我國音樂史將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建議成立中國南音學會。經過一年多的籌備，於1985年6月在泉州正式成立了“中國南音學會”。

南音，既然是一個文化的堆積層，首先應該妥善地保護好，先繼承下來。好比挖掘地下文物一樣，層層挖掘，才能達到保護和了解優秀民族文化的目的，也才談得上發展和創新。其次是南音和南戲，尤其和梨

園戲，它們是學生姐妹，在研究方法上應互相配合。南音的唱詞為泉州方言，而泉州的方言保留了豐富的中國古代漢語，包括古典音韻學。而且涉及了海外的交通、宗教等方面。因此研究南音，不僅在於音樂範疇，還應該越過音樂，去探尋其中蘊含的宗教、經濟等諸方面的內容。

鄙見如此，望海內外音樂界知名人士和南音愛好者，共同來考慮這個問題，共同做好繼承和發揚民族文化遺產的工作。

原載泉州歷史文化中心《工作通訊》第9期

應該把南音的學術研究很好地開展起來

趙 瀾

大家談了對南音的學術研究，應該說，在我們音樂界，從五十年代就開始了。剛才提到，1957年潘懷素先生到南方來調查南音和收集有關南音的資料，當時我是在文化部主持日常行政工作，這項工作計劃和經費是我批准簽字的，所以我還記憶猶新。那時候，我們就着手對南音、南戲進行了一些初步的考察和研究工作。

從歷史學上說，自晉人永嘉衣冠南渡，到五代的第二次南遷，到宋代的兩次南遷，中原移民來到泉州安家落戶，同當地原來的居民融合成爲一體，這是歷史的事實。我是河南人，我很光榮，我們還有親戚關係，我的同鄉王潮、王審知，是從河南光州，現在河南的南部，到你們泉州來的，我生得晚，沒有能跟他們一塊來。這是歷史常識。

泉州保存有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的許多歷史悠久而寶貴的文化藝術傳統。因爲當時的衣冠南渡，所謂衣冠人士，那些知識階層，不能說只帶來一些弓箭呀、長矛呀，只帶來一些武器，他們不能不同時帶來文化。王潮、王審知在泉州是大有作爲的。他們在經濟上、在政治上都有成就，當時肯定帶來中原的文化，這是我們應該進行歷史學的考察和研究的。有許多文化藝術的歷史源流問題有待於我們很好地進行考證的工作，通過考證和研究工作，來把這個源流弄清楚。

從音樂史來說，很清楚的，直到現在，南音所用的琵琶還是橫抱的，而不象北琵琶是豎抱的。我們這裏不是“猶抱琵琶半遮面”，是橫抱着琵琶。我們現在看敦煌壁畫和漢魏石刻上的琵琶，也都是橫抱的。過去北方人的琵琶是騎在馬上彈的樂器，琵琶的南傳，可以肯定是從中原傳來的，至於是在什麼時候，這就需要我們進行很多研究工作。這是個例子。還有沒有呢？還有，現在全國只有泉州保存的二弦還有奚琴的遺制。奚琴的歷史，向上推應該上溯到漢魏，向下推到晉代。這個樂器在南傳之前，在北方就一定在民間流傳很久。奚琴的遺制，現在只有在南音中還保存着。這是常識，一看就知道。又如南音的洞簫（尺八），一看就知道是漢唐遺制，跟現在北方的洞簫不同，南音的洞簫保存古代的遺制，也是一目了然的。我們應該把學術研究工作很好地開展起來。在

座的親愛的同行們，我們都是來做學生來的，很好地來向南音界學習，來進行一些考證工作，來進行一些研究工作，使我們能夠找出端緒來，找出這部中國音樂史的頭緒來。這個工作，在目前是有可能做到的，在解放前則是不可能的。音樂過去被看做無關國計民生，有沒有它都死不了人，不妨礙穿衣吃飯，在舊社會是無人過問的。中國大概從宋代以後，戲子、吹鼓手是下九流，死後是不能入老墳的，在河南是不能進祠堂的，不管你是多麼著名，死後不能埋到老墳去，不能進祠堂。因此，在舊社會對南音不可能有任何研究，而現在我們有可能。近幾年來，我們更有可能開展學術研究工作，因為我們有了各方面成就，如歷史學方面的成就，古漢語研究方面的成就，都有助於我們更好地開展對南音、南戲的歷史淵源的考證。在座的黃翔鵬同志、何昌林同志，他們已經從音樂形態學方面來進行許多研究工作。從形態學來說，無論是律學，無論是調式體系、宮調體系各方面，黃翔鵬等同志，我們的專家們，進行了很多的考證研究工作，來把南音、南戲的傳派史從歷史文獻上的點滴的記載，加以整理和研究，從而逐步地得出我們現在認為比較可靠的結論。對於我國各地很多現在仍然還活着的、和南音有密切關係的地方樂種，如來自西安城隍廟的鼓樂、北京智化寺的音樂、開封大相國寺的音樂、五臺山青黃廟的音樂等等，這些地方樂種跟南音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經過整理研究，加以比較，是可以得到一些頭緒來的。近年來，我們對民族音樂的研究工作已經得到很大的發展，因為我們已經具備有很好的條件。我們在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土地上，這是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土地，現在科學研究工作正風起雲湧，我們有條件來發展民間音樂研究這門學科。

我們的《音樂研究》雜誌，絕大多數是關於民族音樂的文章，我們統計1983年發表的，有百分之七十是關於民族音樂的文章。為什麼這樣呢？因為我們偉大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優秀的歷史文化傳統。同時，我們還有這樣一批愛國愛鄉的志士仁人，如在座的，遠出海外的或在本地工作的，有從事我們本行工作的或從事文史研究工作的，以及在黨政領導工作崗位的，如原泉州市委副書記、即將榮譽離休的老幹部王今生同志，他熱心於文化方面的工作，作出積極的貢獻，值得我們學習和尊敬。我們大家來共同努力，我們一定能做出更大的成績來，三年、五年，或者十年，經過一定的時間，我們一定可以在南音的研究工作以及南戲的研究工作上，做出較大成績來。形勢確實需要我們做好這項工作，比如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屬的一個叫“國際音樂理事會”的組織，經過四年討論，要編輯一部世界新音樂史，它的書名不叫世界音樂史，而叫《在人類生活中的音樂》，十卷本，要和著名的音樂詞典——《新葛羅夫音樂大詞典》來相比。《新葛羅夫音樂大詞典》出二十本，它出十本，其中預計

有兩卷是關於亞洲太平洋地區的，主要是以中國爲主的。因爲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要尋根問祖，都要找到我們中國來。比如說，緬甸不找中國來找誰？越南不找中國來找誰？朝鮮不找中國來找誰？日本不找中國來找誰？無論是日本音樂、高麗音樂、琉球音樂，如果我們用現代民族音樂學方面常用的說法，它是我們的一個亞文化群，而我們是主文化群。我們中國的文化藝術音樂曾經向東南西北四面傳播。過去，有些學者把中國的音樂說成是西來之說，遠遠的向阿拉伯、向西亞去找什麼根源，這完全是違背歷史的，違背事實的。我們就說琵琶，譬如蘇祇婆帶來所謂龜茲琵琶，龜茲就是在現在中國新疆的庫車縣，並不是什麼外國，是我們中國。再向遠處說，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漢代烏孫公主下嫁的時候就已經帶着琵琶出去了。到底琵琶是西來的呢？還是東去的呢？某些學者沒根據的“西來”之說，根本是不能成立的。連我們最基本的樂制都說是“西來”的，是希臘人的。黃翔鵬同志可以拿出證據來說明，我們中國的樂制早於希臘很多很多年，不是早幾年，而是早幾世紀，我們幹我們的，他們幹他們的，跟我們毫無相干。

我們有悠久的歷史和光輝燦爛的文化，我們應該有我們的自豪感，來整理、繼承、發揚我們自己的優秀文化藝術遺產。

今天我非常高興，就是說有在這裏學習的機會，我們一方面是工作的需要，就說這部十卷本的世界音樂史的編輯，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委員會和中國音樂家協會的委托，我要來主持這個工作，我就要請許多同行協助我做好這個工作，我如果不能回答有關南音的問題，我這個工作怎麼做好？因此，時不我待，我們必須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對南音的學術研究工作，我們現在有條件來進行了，我們一定能夠做好這項工作的。

（根據記錄稿整理）

原載泉州歷史文化中心《工作通訊》第4期

附三

在南音學術座談會閉幕式的講話

趙 瀾

朋友們、同志們：經過三天的座談，我們的會議應該暫時休會了。爲了今後我們進一步開展對南音的學術研究，我跟幾個同志進行過協商，提出兩個倡議：第一個倡議，就是把這三天座談會的發言，根據錄音進行初步的整理，整理後寄交各位發言人作修改補充，或者交由國內的某一期刊，或者由泉州歷史文化中心出版一個特輯，來作爲這一次南音學術座談會的詳細的紀錄。當然，這個會議也要寫一個簡短的紀要，那是例行文章啊，已經寫出來了，我也不必宣讀了。除了這個呢，要把會上的發言整理出一個詳細的會議紀錄，這是第一個倡議，不知道同志們、朋友們贊成不贊成（全場鼓掌）。第二個倡議，經過這幾天座談，我們大家有一個一致的認識，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在文化上，不愧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之一。我們的先人給我們留下了悠久的歷史，而且給我們傳下來了非常優秀的文化，而形成了一個中華民族的主文化群，這個主文化群至少現在還有三個亞文化群，這三個亞文化群，就是以黃河流域爲主的一個亞文化群，還有一個以長江流域下游爲主的亞文化群，還有一個以閩廣、特別是以福建爲中心的亞文化群。當然還有一些次亞文化群，比如說朝鮮族的文化群、蒙古族的文化群等等。我們從漢民族文化群的形成也可以看得很清楚，這是經過了融合、分化、戰爭、交流，然後逐步形成的。歷史上最大一次，傳說炎帝和黃帝的戰爭，最後是黃帝戰敗了炎帝，這是漢民族的兩個部族的一次融合，在歷史上是一次戰鬥，實際上是一次文化大融合。我們並沒有因爲炎帝的戰敗，而僅僅稱爲黃帝子孫，我們一般都稱爲炎黃子孫，實際上是兩個大部族的一次聯合。我們要站在這樣的一種歷史觀點來看待我們的音樂文化。在這三天的會議的發言中，我們都共同認爲，我們的文化歷史是以長安、河南洛陽爲中心的，而輻射性的向四面發展，促進了我們文化群的形成。我們光輝燦爛的文化無愧是世界上最優秀最古老的文化之一。

這個文化，不應該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手中來失掉，或者是毀掉。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將作為歷史的罪人而載入史冊，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我們在座的所有音樂工作者、文史工作者，都有這樣一種義務和責任，把我們祖先給我們留下來的優秀文化保存下來，整理繼承並且發揚光大。為此，我第二個倡議是，承泉州的同志們的邀請，我們得以在這裏聚會，我建議成立一個南音研究會（全場鼓掌），如果朋友們、同志們、僑胞們贊成這個倡議，我們就可以先組織籌備會，考慮在今年中秋節成立中國南音研究會，同時舉行學術討論會。（全場鼓掌）我再提出一個建議，我們委托泉州歷史文化中心來作我們中國南音研究會籌備委員會的辦事機構，辦理有關籌備工作。關於學術研究的題目方面，我建議以黃翔鵬、李西安、何昌林三位同志為主，來規劃一下，擬出題目，再請王愛群同志等一起把它確定下來。根據我們現在的條件和能力，我們有可能在中秋佳節舉行第一次論文宣讀會，宣告我們的中國南音研究會正式成立，外頭還可以放放鞭炮以示慶祝。這三天會議，朋友們、同志們都很辛勞，我作為這個會議的主持人，向所有的與會者，對於會議所作的卓絕的貢獻，表示敬意和謝意。我宣布，我們的座談會圓滿結束。謝謝大家。

（根據記錄稿整理）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九日

原載泉州歷史文化中心《工作通訊》第4期

附四

中國南音學會第一屆理事會成員

名單

名譽會長:	陳丕顯	彭冲				
名譽顧問:	葉飛	洪絲絲	莊明理			
顧問:	白刃	呂驥	任二北	紀經畝	李煥之	何少川
	張庚	陳取仁	羅揚	季羨林	姜椿芳	郭漢城
	陶鈍	黎英海	魏傳統			
會長:	趙淞					
副會長:	王今生	王愛群	朱展華	陳天波	趙宋光	黃翔鵬
常務理事:	王耀華	呂文俊	李石根	吳造	吳世忠	何昌林
	張在我	蘇統謀	林文淑	黃守萬	黃蓮生	黃淵澤
理事:	王今生	王愛群	王振權	王耀華	牛龍菲	尼樹仁
	呂文俊	朱澤民	朱展華	劉建昌	江吼	蘇統謀
	蘇詩咏	李石根	李健正	楊放	吳造	吳世忠
	吳捷秋	何昌林	張在我	陳天波	陳應時	林韻
	林文淑	林毓昆	金文達	周吉	趙淞	趙宋光
	施定其	董維松	夏野	流沙	袁靜芳	高厚永
	凌海成	黃守萬	黃蓮生	黃淵澤	黃翔鵬	魯松齡
	蔣咏荷	傅世毅	曾雨音	曾棟		
名譽理事:	丁馬成	萬桐書	王為謙	莊材雁	李天生	李光弼
	楊朝長	吳安德	吳明輝	吳道長	張水荃	張道裁
	陳天才	陳聯勝	陳坤培	林石城	林志良	林誠致
	洪禮能	秦鵬章	黃典誠	黃錦培	曹正	蔣報標
	程雲	傅雪漪	謝必榮	蔡餘文	蔡瑪莉	

(保留臺籍名譽理事三名)

原載南音學術討論會《簡報》第4期

爲什麼要建立“南音學”

趙 楓

南音是我國古老樂種之一，不僅在我國操閩南方言的區域流傳，而且在東南亞各國也廣爲流傳。

這是年代久遠的音樂文化積累層，有的同志從樂律、演唱方式比較研究直溯秦漢；有的同志從律學、樂器比較研究上溯晉唐；有的從曲目、表演比較研究上溯宋、元；……總之，這一問題顯然聚訟紛紜，迄無定論。但從歷史學、音樂考古學進行研究是個巨大、重要的課題。

其次，南音保存有不少樂譜文獻，而且其中大部份歷代相傳，演奏、演唱至今，因此對之作出音樂形態學，包括樂律（音體系）、樂曲、樂語、樂器、樂神等各方面的研究完全具備可能，且內涵豐富。僅樂律一項，即可與楚律（曾侯乙編鐘）、燕樂律、清商律……許多有深遠意義的律制進行比較研究。

再其次，南音與中國古代戲曲關係異常密切，不僅與宋雜劇之類劇目有關，與歷史上的弋陽腔的關係值得深入探討，而與木偶、梨園等地方劇種的關係就更爲密切了。當然，我們不能武斷“曲在劇前”，也可能是元、明時期南音吸收了梨園和木偶的唱段；但也不能排斥“曲在劇前”的規律，宋代是先有說書然後才發展而爲雜劇的。當然，這其中可能有錯綜復雜、盤根錯節的情況。因此，更需要我們對之進行深入、專門的研究。

還有，南音與其他歷史遺留下來的古老樂種的關係，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如比較可能有近親關係的開封相國寺音樂，西安鼓樂；可能有遠親關係的北京智化寺音樂，山西五臺山音樂。這些樂種由於當代許多學者的努力，都已有初步的搜集整理，可爲我們與南音進行比較研究，提供了必需的優良條件。

還有，大家公認，閩南方言保留不少中古時代中原音韻，而閩南南音演唱，對於音韻要求極爲嚴格，正爲從音韻學對南音進行考察提出了可貴的依據。

還有，南音的表演藝術（演唱和演奏）保存着大量的寶貴遺產。比如，